

拾叶集

薛冰 著

兰阁文丛·开卷书坊

拾叶集

薛冰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拾叶集 / 薛冰 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52-3380-0

(兰阁文丛)

I . ①拾… II . ①薛…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5478 号

书 名 拾叶集

著 者 薛 冰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郑立山

设 计 具见之

印 刷 青岛东方丰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89mm × 1092mm)

印 张 9.5

字 数 250 千

印 数 1~3500

书 号 ISBN 978-7-5552-3380-0

定 价 46.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38

序

写这本书之前，我写了一本与吃饭有关（与美食无关）的书，书名《饥不择食》。因为，在我亲身经历的六十余年中，前三十年物资极度匮乏，即不择食，尚有人不免于被饿死；后三十年物资相对丰富，然而国人仍被饥不择食的心态所左右，丑态劣行，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在前三十年中，被喻为“精神食粮”的书籍，同样极度匮乏。我上中学时，除读书外没有别的娱乐，而读书也只能“捡到篮里都是菜”；及至下乡插队，成年累月，片纸难见，更是从没有选择的可能，直发展到没有选择的欲望。阅读经历中的这种极度饥渴，使我养成了杂食的习惯，至今买书无节制，读书也是漫无边际，九流三教，五行八作，都能读得兴味盎然。

古人“于书无所不窥”是一种优点，因为那时书的数量少，品类更少，读书面广，可以免于褊狭。如今图书浩如烟海，一味顾盼流连，难免无所皈依。于是读书的“专”与“博”，似乎也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生有涯，学海无涯，“博”便常常被与“浅”相关联；但也有人挑出专家们的悖谬之处，反唇相讥。近年倡导“全民阅读”，“读什么”和“怎么读”，更常常成为话题，专家学者各

抒高见，令读者眼花缭乱。

我还是想把读书比作吃饭，而不是吃药。药不可乱吃。药不对症，于人无益甚至有害，这是常识；但对症与否，须有医家诊断才能判定。然而，谁能给读书人一一作此诊断呢？倘说无须诊断，有“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那可就像当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肯定会“把我们害苦了”的。

至于吃饭，则不妨各色菜肴、各种口味都尝一尝，营养全面，有益健康。有些食材，如茼蒿，如秋葵，如臭豆腐，如榴莲，未必像传说的那样不能忍受。囿于前人的经验或教训，而纯吃某一类食物，要牺牲掉多少口腹之乐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食物是否合口味，自己的舌头最有发言权。

如果说“饥不择食”是一种无奈，那么，神农尝百草，则是一种境界。“百闻不如一吃”，尝过之后再作决定。浅尝辄止，用以悦性陶情，亦无不可；持之以恒，由浅入深，当可别开生面；倘若追源溯流，触类旁通，收获自然就更大。

这本书话集，就是我的一种“杂食”实录。所写到的书，涉及博物、考古、碑刻、雕塑、建筑、戏剧、民歌、摄影、装帧设计及多种民间工艺。我于这些领域的介入，深浅不一，有由泛览而沉潜，曾经写成专书的；也有仅作为票友或看客，始终兴趣不减的。这里写下的文字，只能算是艺林漫步时捡拾的零花散叶，故以“拾叶”为名。

“叶”又通“页”，这拾得的一页，便是书中的题签页。许多书都是二三十年前买下的，当时签名本远没有今日的荣宠，买卖双方都不甚在意。近年翻检，仅艺术类签名本即有数百种，遂选取其中签赠者或原藏者故实可考的，写作书话，杂谈艺术，兼涉史事，夹叙轶闻，先汇为此集。近年来以各种方式伪造的签名本常见于拍场市肆，这里印出的一些签名本书影，亦可供书友作鉴别参考。

各篇以图书出版先后为序，或有“转侧看花花不定”之趣。真正有趣的还是“花儿”本身，当然，您不必定要寻找这一朵——如果这一朵能引起您的食欲，相信它的同类味道也不会差。

愿您胃口大开！

目 录

IV 序

- 001 张圣奘题识《宋明州宸奎阁碑铭》
- 010 “潘圣一读”与刘钰批校
- 020 《民族学研究集刊》和《上都》
- 029 雪枫文艺工作团藏《新民歌集》
- 036 《大众图案》与《新编人物图案》
- 041 蒋祖安旧藏《炳灵寺石窟》
- 047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民歌选》
- 052 《И · Д · Ш А Д Р》（《伊·德·夏达尔》）
- 057 “俞剑华赠书”《中国古代建筑》
- 062 寻找《中国建筑史》讲义的作者
- 076 罗叔子编的两种讲义
- 084 《建筑设计规范》与“覆东庐生”
- 090 曾昭燏签赠《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 099 程午加赠《中国锣鼓曲》

104	《南京云锦》与《苏州彩画》
111	黎松寿签藏的《乐话》
116	柳家奎题记《惠山泥人》
123	“巧遇”於澄建
128	《民族乐器改革参考资料》
133	学友情谊赠《琼花》
138	《舞曲扇林》及其他
143	马少波的新编历史剧
149	《纪念荀慧生先生》
154	《小生旧闻录》琐记
162	姚迁题赠《南京博物院展》
167	任嚆闲与《乱针绣技法》
173	黄葆树《纪念诗人黄仲则》
179	沈粹缜签赠《韬奋手迹》
185	《云南碑刻与书法》
191	《碑帖叙录》浅议

197	《黄金树摄影集》
204	颜少奎与《京剧脸谱》
208	马海德在中国
214	《南极探秘》与《地球的尽头——南北极》
222	“江珊”“珊江”与张泽易
230	《徐州民间艺术荟萃》
235	《重庆抗战剧坛纪事》
239	《长征鼓角》有故事
246	《跳跃的光谱》
250	《design 马》(马伟达的设计)
257	《鲜伊代克镜头中的贾珂梅梯》
264	设计创新与教育
270	钱绍武的代表作
275	吴为山写意雕塑
280	杉浦康平在南京
287	戏曲文物与戏曲研究

张圣奘题识

《宋明州宸奎阁碑铭》

《宋明州宸奎阁碑铭》，苏轼撰并书，旧拓剪裱本，每开二行，行四字，依原藏者的编号，全帙当有九十开，我所得仅散页五十开；然卷尾有“秋农”“吴穀祥印”篆书白文朱印两方，其后又裱入张圣奘行书题识一页：“坡公书于宋贤中别具风神，盖其天资学养，迥出流辈。及谪宦江南，寄情湖海，韵啸风月，书法益臻遒逸。阿育王碑似与平昔所见少异其趣，寓流劲于庄严，涵简古于瑰丽，真坡书之殊胜妙品也。特为题识，以志眼福。”钐“虎”“丞”篆书朱文二小印。因知其曾为吴穀祥、张圣奘所收藏。此残本一九九七年十月购于南京朝天宫书市，时价三十元。

吴穀祥，又名吴祥，字秋农，号秋圃老农，别署瓶山

画隐，一八四八年生，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画学文征明、唐寅青绿设色山水，亦善人物；初游京师，周旋于名公巨卿间，得纵观历代胜迹，声誉鹊起；复与顾子山、吴清卿、顾若波、金心兰、胡三桥、倪墨耕等结画社于吴门，号“怡园七子”；晚年客居上海，室名芳草庐；一九〇三年去世后，墨迹尤为世所重。

张圣奘，名圣，字圣庄、圣奘，号虎丞，一九〇四年生，湖北蒲圻人；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曾自释其字为“三教合一”：张是道教张天师的脑袋，圣寓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奘即玄奘喻佛家的外衣。这自是开玩笑的说法。但他确出身名门，其父张绍欣是前清蒙古都统，其母是林则徐的孙女；他自小随任北洋政府高官的叔父张国淦生活，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周恩来有交往，后考入北大历史系，是李大钊组织“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最早的七位发起人之一，又曾资助过时任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一九二一年毕业后在北京和武汉同时考取官费留学生，是当时唯一领取双份官费者；其表叔田桓是孙中山秘书，张圣奘在上海等候登船出国之际得以会见孙中山、于右任等，因书法得赏识，受托为孙眷抄《建国方略》；他先后取得英国牛津、德国莱比锡、美国哈佛三所名校的文学、史学、医学博士学位，人称“三博士”，精通九国外语，留学期间又与邓小平、徐悲鸿交游；一九二九年归



宋明州宸奎閣碑銘

国，同时在上海复旦、震旦、交大、圣约翰、持志五所大学任教，后为张学良聘请去东北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受刘湘之托到四川创办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一九三三年又受托筹办《新四川报》；抗日战争中曾在中央大学等十二所高校兼课，能教二十八门课程，被罗家伦誉为“万能教授”，徐悲鸿与蒋碧薇离婚仪式即在张家举行；其表兄贺国光是蒋介石智囊，张因此被请去为蒋讲授《易经》。一九五〇年，张圣奘受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之托，主持成渝铁路沿线考古工作，次年四月发现了距今三万五千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我国古人类史上的重要发现；一九五四年起任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住成都锦里梅花阁，常与友人去杜甫草堂吟咏唱和；后任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文革”中他苦受冲击，多次被抄家，其所和毛泽东诗词手稿居然被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批点后托章士钊“物归原主”，遂由章含之送还；晚年居成都宽巷子，一九九二年去世。

《宋明州宸奎阁碑铭》原名《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铭》，苏轼书于元祐六年（一〇九一）正月。碑文中细述源起，乃皇祐年间宋仁宗诏庐山僧怀琏入京，因其“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仁宗以天纵之能，不由师傅，自然得道，与琏问答，亲书颂诗以赐之，凡十有七篇”，可见惺惺相惜，怀琏几度“乞归老山中”，仁宗都不答应。



吳穀祥藏印

直到英宗治平年间，才许怀璉“自便”。于是怀璉南行，“归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颂诗，榜之曰‘宸奎’”。怀璉八十三岁时，苏轼出守杭州，“其徒使来告曰：宸奎阁未有铭，君逮事昭陵，而与吾师游最旧，其可以辞”，遂有此碑铭之作。

按昭陵即仁宗永昭陵，苏轼是仁宗嘉祐年间进士，由此踏入仕途，而与怀璉交往几二十年，其诗文中提及怀璉大觉禅师者，多达数十处。对于仁宗和怀璉的这一段遇合之缘，崇信禅宗的苏轼做了这样的解释：说起“知佛”的皇帝，人必举汉明帝和梁武帝为例，然“汉明以察为明，而梁武以弱为仁，皆缘名失实，去佛远甚”，倒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是真正领悟了佛祖心法的。

此碑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七有著录，称其“高七尺八寸，广四尺二寸，十七行，行四十二字，字径一寸五分，正书，横额题‘宸奎阁碑铭’五篆字，在鄞县”。又引阮元《两浙金石志》：“右碑篆额五字，文正书，十七行，行四十二字，后有明人行书跋语三行。在鄞县，阁在县东五十里，文忠书，当时已为拱壁，大书深刻，不致湮没，此必党禁时灭迹，或沉埋别所，而东明司马所藏，其或宋拓欤？”东明司马，即天一阁主人范钦。

坡公書於宋賢中——別具風神——蓋
其天資學養迥出流輩乃謫宦江南寄
情湖海韻清風月書灑益臻邁逸阿育
王碑似與平昔所見少異其趣寓流勒
於莊嚴涵簡古於瑰飄真悅書之殊勝
妙品也特石題識以誌眼福張聖樊

明人行书跋语三行，字体稍小，每行约七十字：“四明阿育王寺，故有宸奎阁，不知毁自何年。寺西折数十武即妙喜泉，相传沉碑在焉。余抵四明，命僧索之水中，乃得唐范的书《常住田碑》一通，其阴则有宋张无垢撰《妙喜泉铭》，数百年旧迹一旦轩露，良亦有数哉。后从范东明司马谭及苏长公阁记，司马家藏有长公旧刻，余为欣然，命林生芝双钩入石，以补阿育阙典。长公书流播甚多，独此笔法遒劲，有欧颜风，故愿与海内操觚者共宝焉。万历乙酉冬孟，郡守温陵蔡贵易识。”大连市图书馆曾展出过此明刻碑拓。

阮元认为宋刻原碑的迷失是在北宋党争、苏轼遭贬之际，或被恨之者所毁，或被爱之者所藏，但他关于范氏天一阁中所藏碑拓“其或宋拓”的猜测，却猜错了。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三卷“宋明州宸奎阁碑铭”条记其行格：“正书，廿二行，行卅五字。”又说明：“明万历间蔡学易访范钦，得旧拓本，重刻于鄞县。乾隆间钱大昕见范氏天一阁旧藏是元翻刻本。以上证明万历刻本是用范氏元刻本重刻。”张氏没有说明，原碑宋拓尚有孤本传世，系南宋端平年间来杭州学习临济宗的圣一国师圆尔辩圆带回日本，现藏日本宫内厅部库。日本二玄堂有仿真复制本，大陆与台湾亦各有多种影印本出版。宋、明两本行格不同，自不难分别。另张氏所说到的“蔡学易”，显系蔡贵易之